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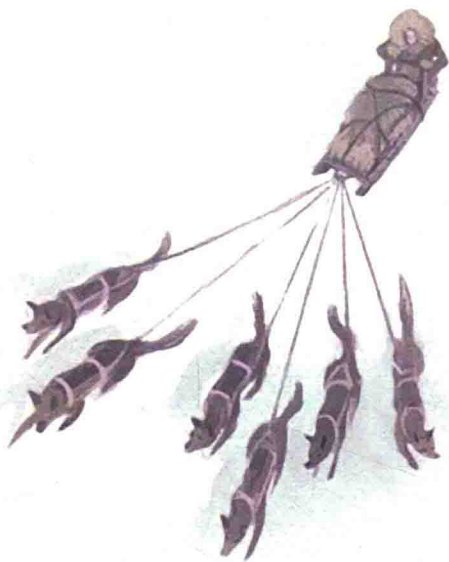


The Black
Wasteland

荒原匪事

张鹰

◎著



这世界有什么不可窃取
何必要响马暗箭
这世界有什么不可舍弃
何必要白痴醉汉

家已不家，国已不国
可还有匪与不匪么

在哪里在蔽日日旗下
谁在看羊的？谁在看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The Black
Wasteland

荒原匪事

张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原匪事 / 张鹰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138 - 3

I. ①荒…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8309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2 字数: 3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买粮度荒惨遭劫匪	4
第二章 天魁起局种下祸根	7
第三章 华云龙勇救冯三春	14
第四章 青狼惨杀朱家雇工	23
第五章 冯掌柜误解华云龙	30
第六章 黄知事智审小顽匪	36
第七章 陆青山化解青狼劫	42
第八章 断粮多日妻儿丧命	52
第九章 货郎荒村密探匪情	58
第十章 驻防军痛击众匪徒	64
第十一章 青狼匪帮继续挑战	68
第十二章 冯三春百里寻恩人	72
第十三章 陆青山难解两家仇	82
第十四章 华云龙夫妻遭暗算	93
第十五章 冯四海拼死救青狼	98
第十六章 匪老太袒护冯三春	102
第十七章 发慈悲放走冯氏女	108
第十八章 葛九章暗探永合宫	115
第十九章 军警围歼激战荒原	120
第二十章 为报仇千金入匪帮	130

第二十一章	看破骗局大开杀戒	138
第二十二章	兵匪相遇激烈交锋	142
第二十三章	柳尊五进城任知事	150
第二十四章	霍地房子兵匪血战	153
第二十五章	金龙进城摸底探信	155
第二十六章	土匪撕票知事丧身	159
第二十七章	急送信花蝴蝶被捉	164
第二十八章	救爱徒匪首入狼穴	168
第二十九章	困狼窝凛然显大义	170
第三十章	花蝴蝶狼窝受优待	176
第三十一章	讲演激发义士爱国	178
第三十二章	为地图倭鬼紧追杀	184
第三十三章	悍匪一家爆发狼性	190
第三十四章	大出手相助葛九章	194
第三十五章	误入魔掌反败为胜	197
第三十六章	盼夫君盼来送信人	203
第三十七章	追踪匪货以火焚毁	206
第三十八章	华云龙探亲遇鬼子	213
第三十九章	华云龙坟地斗群狼	223
第四十章	老匪祭子败兵回巢	227
第四十一章	烟花女敢做荒唐事	230
第四十二章	老天魁一怒撵长孙	234
第四十三章	木铺开张九姑祝贺	237
第四十四章	翠红出逃落入魔掌	241
第四十五章	困烟花女群匪出洞	244
第四十六章	金龙匪帮夜袭狼窝	246
第四十七章	风雨路上铁匠报仇	252
第四十八章	祭祖父枪杀冯四海	256
第四十九章	追东洋相遇打东洋	261

第五十章	鬼子遭劫警官被罚	264
第五十一章	青狼匪挑衅文家窑	267
第五十二章	群匪起哄啸聚荒村	270
第五十三章	日本兵血洗文家窑	279
第五十四章	魏九姑请客得消息	284
第五十五章	华云龙用心获秘密	289
第五十六章	蝴蝶被骗金龙被抓	292
第五十七章	陆青山聚众救金龙	297
第五十八章	刘百路保官不认亲	303
第五十九章	华云龙轻取马雷子	306
第六十章	陆青山设计出县城	312
第六十一章	老窝棚双方大交锋	317
第六十二章	日寇设计迷惑众匪	323
第六十三章	华云龙追踪见秘密	327
第六十四章	痛杀汉奸祭奠英灵	331
第六十五章	换人头留下不解谜	334
后记	337

楔 子

历经亿万年的沧桑演变，嫩江东部那一望无际的沼泽逐渐显露出一片片不规则的原野，林甸这片 3746 平方公里平川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里位于齐齐哈尔东南，北临富裕、依安两县，东与明水、青冈两县接壤，南是安达和萨尔图、喇嘛甸，西是嫩江东岸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四邻县的环抱中，这里的地势呈盘碟之状，确切地说，这里是一个盘子的最底部。每当松嫩平原降雨量增大，四邻的积水便往这里汇聚。境内既无高山，又无大片天然森林，原野上荒草杂树丛生。沼泽里芦苇香蒲葳蕤茂密。发源于小兴安岭的乌裕尔河，向西流经四县之后，便注入林甸西北和西部低洼地带，形成一望无际的沼泽，不再外流。来自小兴安岭的双阳河，也同样自东向西流入此地，干旱时断流缺水，大雨时泛滥成灾。在林甸东北部有两道叉形洼地，分别将从东北方流入林甸的洪水输入南面的黑鱼泡和西北的九道沟。

四万年前，这里是猛犸象和披毛犀的天堂，六合乡出土的汉代瓮棺证明两千年前就有人生活在这里，卧牛岗的古文化遗址，更证明了这里千年以前曾有人类频繁地活动。一些考古学家说，这里曾是一个名叫濊貊的族群繁衍生息的地方，后来因为洪涝和荒旱反反复复地出现，这些依靠天象和自然而茹毛饮血求生存的濊貊人，就迁徙到别处去了。直到十九世纪初叶，这里仍然是一片蛮荒的不毛之地，地势低洼，高差较小。荒原上茂密的荒草和杂树间时有黄羊和狍子出没，沼泽内有鱼儿嬉戏和水鸟翱翔。清朝晚期至民国初，境内便有大量垦民流入，原野上逐渐有村庄出现，袅袅炊烟描绘出人间画图，弯弯小路书写着红尘景观。1912 年黑龙江省署衙门便在早已荒废的驿站大威店设置了东集镇稽垦局，这是衙门的雏形，1914 年改为林甸设治局，这里有了趋于完整的官府衙门机构，官吏们执掌了这一方的人间政权。那时的这里曾经是无

拘无束的村屯人家，开始有了苛捐杂税，有了富庶和贫困差距，也有了丰收的喜悦，更有了灾年的困窘。

1915年秋天，这里遭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绵绵阴雨连月不停，引发的滔滔洪水将大部分村屯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上万村民流离失所，走死逃亡，卖儿鬻女之惨象连连发生。从这年的冬季开始，这片荒原上出现了一些强人，这些强人不是水泊梁山上“替天行道”的义士，更不是欲夺天下的瓦岗好汉，他们是不分穷富都去抢劫的土匪。最初有小股隐蔽在几县交界的荒村野店之内，威胁商贾，抢劫路人，偶尔骚扰一些村屯里的富庶之家。先是三五一伙，继而形成辮子，组成马队，杀气腾腾横行各村间之间。春夏秋三季他们藏身于青纱帐内芦苇荡中，劫持商家去外地进货之车辆，抢夺红白喜事的人家钱财。千里冰封的冬季，匪人马队出没在莽莽荒原之上，肆意流窜于村屯之间，绑富人家的少爷小姐，掠车马，抢粮食，杀人越货，滋事扰民。

1916年匪患刚刚滋生，也是林甸治安刚刚起步的稚弱时期，设治局专员伊双庆上书省府，于1917年经省署批复，林甸晋为三等县。全县三四百村屯，三四万人口，县府当务之急，安民剿匪，招垦开荒，哪个官员都想在艰难中励精图治，“救百姓于水火，解乾坤于倒悬”，说说容易，做到极难。

此时正是民国初始，军阀争霸，国库空虚，物资匮乏，地处边塞的黑龙江省，经济萧条，军力薄弱，荒原腹地，交通闭塞，通信简陋，土匪有恃无恐，出没无常，当地政府束手无策，难以控制，仅林甸区区弹丸之地就有大小股匪六十余伙。他们匪民混于一身，或潜身荒村野店，或游弋于芦苇荡内，各自盘踞一方，民间设有耳目，消息传播极快，使他们来去无阻。尤其东碱沟和西大荒已成匪徒经常啸聚之地。他们除了打家劫舍，抢劫民财，袭击警所，劫杀官府人员，还曾预谋围攻县城。一些匪徒，豺狼成性，不讲江湖道义，为了各自利益，也曾相互火拼，使这片土地充满了血腥之气，

特别自1917年到1929年十三年间，日本满铁曾四次派出谍报人员从长春向北对铁路沿线两侧东西横向二百里内各县的商务、交通、矿产、农耕、驻军等诸项事宜进行了实地勘察探测，每次都是明目张胆地深入林甸腹地进行详细摸底，多次遭遇土匪冲击，于是这些满铁谍报人员打入土匪内部，制造事端，挑起矛盾，引发土匪相互间血腥的残杀。

此举被有正义感的匪中义士发觉，便与东洋鬼子和那些汉奸土匪展开了血与火的拼杀。本书所写林甸这段匪事，与县志所记有所相关。写匪事，也写了几任县知事为民剿匪的片段，更写了善良人被逼为匪的经过。本书要写出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人是作者要刻画的对象，民国初到伪满初，这片土地上的土匪不是几万字可以说透，作者只是挖掘出那个年代埋在荒野深处，匪事里的几片残砖碎瓦，记下几页他人不曾知晓的土匪们的零零碎碎，献给读者诸君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资作料。若知详情，且对本书慢慢读来，便可略知一二。

第一章 买粮度荒惨遭劫匪

正是寒冬腊月，小蒿子（现在的泰康）和明水中间的林甸，三百里旷野全是一片银白。太阳隐匿在薄薄的云层里。双阳河西南岔的下稍，那一望无际的雪原与遥远的天际简直是浑然一体，让人分不清天地的分界。积雪下是一片片结冰的沼泽，沼泽里长着大片的蒲草和芦苇，枯黄的叶片上挂满了一串串洁白的霜花，荒野上没有一缕炊烟，只有那残枝败叶在寒风中瑟瑟地摇曳着，这是一片野兽和雪雀栖息的蛮荒野地。

突然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这旷野的亘古沉寂，子弹撕裂空气的响声，惊得一大群寒地雪雀惊恐地凌空飞起，倏然间在空中叽叫着飞旋了一圈，闪电一般消逝在遥远的茫茫雪野中。接着在一个洼地里惊慌地跳起一群黄羊，掠风追日似的朝遥远的天尽头飞奔而去。

随着枪声的响过，辽阔的雪原上有五挂马爬犁，从遥远的东北方疾驰而来，最前面的爬犁是三匹红马，奋蹄如飞，后面依次三个爬犁也都是三套马，紧紧相跟。爬犁上都拉着十几袋粮食，最后面的第五个爬犁铺板上，用装土的袋子围了一圈，里面有五个人趴伏在里面，全力以赴地端枪向后面追击而来的马队不停地射击。和爬犁相距两三百米外的马队穷追不舍。马队里不时有被击中的马匹摔倒在雪地上，马上的人也被摔得惨烈无比，再也无力挣扎起来。这是一刹那间的事，枪声和马队的呐喊声立刻使这片荒原上变得喧嚣起来。

这一幕，发生在1929年冬天，林甸县东碱沟拦水壕的西侧。南荒上的冯家烧锅派出五个爬犁从明水拉粮回来，一过肖细狗屯东面十里外的南北方向的顺水壕入口处，就发现后面有马队跟了上来。赶爬犁的领队人就大喊：快点赶路啊！五个赶爬犁的人就扬鞭催马加快了速度，马蹄翻飞，疾驰赶路，后面的马队紧紧盯着不放，最后双方开枪交火。

双方开火没一会儿，追爬犁的马队从两侧出现了三匹快马，离弦快

箭般直逼过来，让爬犁上的人很是惊慌。开始他们紧紧盯住的是爬犁后面的马队，忽视了两侧，而这三匹快马均是白马，三人也均是一袭白衣，在远处很难看清，三匹快马分左右两侧直逼过来。原野上全是白茫茫的积雪，偶尔露出一片片结冰的沼泽，马都挂了掌钉，在冰上，在雪地上奔跑如飞，被马蹄扬起的雪沫冰碴儿有如白色的雾障，腾空翻飞，随着马队滚滚而来。左边疾驰而来的马旋风般朝爬犁逼近。后面的马队也是越来越近，那些彪悍的骑马汉子打着枪，喊着话：你们跑不掉了！

爬犁上押运的武装有人负伤，但还在继续射击着。紧逼在爬犁两侧而来的三匹快马，两匹马在左，一匹马在右，马配雕鞍，人持双枪，杀气逼人。疾驰的马爬犁上，五人频频射击，弹壳随拉动的枪栓连续跳起落在雪地上，看得出，除了那个负伤的人，另外四个的射击技术受到爬犁在高低不平的雪地上大幅度颠簸的影响，命中率不是那么准确了，那三匹快马追得那么近都没伤到毫毛，这四个押运枪手有些发慌。

紧逼上来的三匹快马全是亡命之徒，对着朝他们不断打来的枪弹毫不畏惧，在飞驰的马背上频频举枪射击，穷追不舍。爬犁上的人是在拼命地还击着他们，枪弹在三匹快马一左一右怪叫和纷飞，当然这支马队肯定不想放过他们。发生在林甸东大荒上的这一幕，将在土匪中引起一次次惨烈的仇杀。

现在，左侧前面的长腰白马四蹄撩开，踏起的雪雾有如腾云驾雾一般，飞奔而来。

赶爬犁的老板子回头看了一眼，挥鞭打马，他身后的几个人很利索地向奔驰而来的马匹射击，马上的人毫不惧死，一会儿俯身马背，一会儿镫里藏身，那鹰隼般的眼睛紧盯着前面疾驰的爬犁，连连举枪射击。

爬犁上做壁垒的麻袋虽然不断被子弹击中，但没有粮食淌出，因为里面装的是含水量较大的沙土。

飞奔的枣红马已与爬犁并行，马上汉子举枪侧击，击中了拉着爬犁飞奔的马腿。

马折前腿猛然跌倒，后面的爬犁撞上来轰然侧翻，爬犁上的人全都滚落下来，棉帽子、棉衣袖和手里的枪支都散落在雪地上。前面的四个爬犁仍然还在狂奔，那奔跑的马蹄在原野上扬起一片雪雾。后面的枪声不断地爆响，在旷野里显得格外震撼。

三匹快马仍然疯狂地猛追过去，追上来的马队有一部分呐喊着，紧

跟着前面的三匹快马朝前面追去，后面上来的十几个坐骑在这里形成一个包围圈，蛮匪们横眉立目，双手端枪，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摔在地上的人。

前面的四个爬犁仍然狂奔不止。三匹马仍是穷追不舍，边打枪边喊：你们的炮手都落马了，再不停下就让你们吃枪子！前头第二个爬犁大概看到了后面那个武装的押运爬犁惨烈下场，就停下来。紧接着跟在他后面的另两个爬犁奔跑的速度也渐渐地慢下来，只有最前面的爬犁仍然是马不停蹄地朝前面飞驰而去，扬起一路雪雾。见此情景骑长身腰白马的青脸汉子，一勒嚼环，白马被勒得慢了下来，在原地兜了一圈，便长嘶一声停在雪地上。坐在马背的汉子看着远去的爬犁，蔑视地“嘿嘿”冷笑一声，从马鞍上摘下一支长枪，抬手朝那个飞驰的爬犁开了一枪，“砰！”那声音在空旷的雪野里显得震撼而凶狠。

远远地看到那个赶爬犁的人猛地摇晃了一下，但他的左手拉住了拢麻袋的绳子，稳住了身子仍端坐在麻袋上挥鞭驱马，爬犁丝毫没有减速，眨眼就奔上一个漫岗。那白雪皑皑的荒草岗和远处天际浑然一体，让后面追赶的人觉得那爬犁就像在半空中行驶，不过这情景极其短促，只一眨眼的工夫，那爬犁在那天际间倏然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脸人不甘心地骂了一句：他奶奶的！他勒着马围着三个爬犁兜了一圈大声说：你们是在哪儿吃粮的？一个赶爬犁的回答：我们是冯家烧锅的。

冯家烧锅？他一愣，咬着牙朝后面大声骂了一句：他妈的，是谁插的签？

第二章 天魁起局种下祸根

随着他的大声叫骂，后面跟上来的骑白马的红脸汉子问：老三，那个跑过草岗的爬犁不追啦？

紧随其后的黑脸汉子说了句：没影了，还追啥？

青脸人瞥了这两个人一眼，很蔑视地说：你们两个全是废物！

红脸汉子不服气地白了他一眼，说：咱们仨都他妈是一个窑烧的，一个棒敲的，我们是废物，就你是块金豆子啊？

青脸人瞪圆了眼睛大声问：我问你，是谁插的签？

红脸人说：我手下的花脸子。

青脸人刚要发作，一个年轻小匪打马过来说：三位少当家的，老当家的让你们过去。

三人不敢怠慢，勒马迎向后面上来的马队。群匪的马队闪开一条路，冲着他们走来的两匹黄膘马上分别坐着一个蒙面人和一个中年汉子。

青脸人来到蒙面人的马前说：爷爷，这伙人不是朱铁匠他们，是冯家烧锅的五个拉粮的爬犁，还跑掉了一个。

蒙面人打了个愣，粗声粗气地问：三儿啊，插签的人说这伙人是朱铁匠和朱保长合伙拉粮的人马呀？

被称为三儿的汉子很鄙夷地说：是你大孙子那伙废物，看走眼啦，说是朱家的人，让咱们白放了那些枪子！

蒙面人叨咕了一句：白放枪子是小事，这次咱们插错了签，抓错了牌，这牌主冯家烧锅可是你奶奶的姐姐家呀！

中年汉子勒马过来说：这次是红狼手下花脸子在外面摸的底，咋能看走眼呢？

青脸汉子很放肆地对中年人说：爹，他手下的人能干啥？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红脸汉子怒气冲冲地过来对青脸人说：老三，你咋说这么损的话？就是插错了签，咱们也没跑空啊！

蒙面人厉声说：别吵了，说正事。

这伙绺子和蒙面人是何处人马专找朱铁匠的茬呢？这蒙面人是荒原上有名的胡子头天魁，一旁的中年人是他的儿子天邦，那三个年轻人是天邦的三个儿子：红脸的是老大，叫红狼；黑脸的是老二，叫黑狼；青脸的是老三，叫青狼。他们是祖孙三代一家为匪，也是这荒原上最有名的一伙悍匪，混打乱抢，心狠手辣，不讲人道，讲的是狼道。老天魁姓张，原名叫张八斗，小时候为人处事就刁蛮耍横，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十八岁那年，看中了村里潘子义的闺女潘玉霞，他托媒人出面提亲，潘家觉得这个年轻人不是正经人就没答应。潘家忽视了这个人的本性，潘家不同意，反倒激起他决心把这个姑娘娶到家。这年夏日的一天，潘玉霞下地摘豆角，张八斗看准了机会就硬把她抱到地边的荒草沟里强奸了。潘玉霞哭着回家，老潘家就找张家理论，张八斗的父亲答应赔礼，想借此把潘玉霞娶回家。谁知潘家却把潘玉霞送到舅舅家去了，张八斗急了追到潘玉霞的舅舅家，不顾潘玉霞舅舅的阻挠，将潘玉霞直接抢到了自己家。为这事潘玉霞的舅舅到县里告他，县里差人来抓张八斗，他就硬把潘玉霞抱上马，跑进了荒原深处的草窝棚当了土匪，报号天魁。第二年，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是在野外，他正领着二十多人的匪帮马队去单家窑，半路上遇见了驻防兵，他就带队疯狂逃命。他的马队过了双阳河，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驻防兵被隔在了河的那边，而他的儿子就在河边一个草棚子里降生了，他狂喜地给儿子起了个名号“天邦”。他认为是老天帮了他。天邦十七那年，天魁在张大草房硬是为他霸娶了张子路的姑娘张大花，六年间在野狼窝附近的黑岗子生下了三个野性十足的儿子，因为是靠近狼窝跟前生的小崽子，天邦就把他们分别叫作红狼、黑狼和青狼。这三只狼，跟随这两个老匪头在大荒上，东奔西走，打打杀杀，真就养成了一身狼性，六亲不认，冷酷无情。

再说这个老天魁为匪大半辈子，在大荒原上没少惹事，他这个绺子不但对民间抢劫、掠夺，嗜杀成性，就是对活动在大荒片上的其他绺子，稍有对他们不利或相远有所不敬，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是吞并，就是灭掉。当年老天魁听说朱铁匠的爹朱万金和金龙叔叔金子豪，两人从内蒙古库伦买回来了三十匹好马，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两人劫

住，不光抢了三十多匹马，还把两人勒死在小蒿子东北的三十里岗。这么做能不做下仇吗？朱铁匠和金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抄了老天魁的后路，抓住老天魁一顿暴打后，绑在荒野的孤树上，想让他活遭罪喂狼。也是凑巧，那天有人放火烧荒，老天魁人没让狼吃了，却让一场荒火烧毁了半拉脸，这可比死了还难受，两伙人就这么结下了梁子，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于是就在这浩浩的荒野上展开了追逐、暗算和厮杀。这几年老天魁与朱铁匠的相互厮杀没分出高低上下，老天魁有些收敛，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可是从打收下一个叫高秀昌的人之后，在他的点拨下有几次连连得手，那种血腥的复仇之心又膨胀起来。由于高秀昌精于算计，迫使一些归顺过来的小绺子主动去找朱铁匠和金龙寻仇，而多数都是被对方吃掉或打散伙，对此他就决心亲自率领自己的儿孙及其嫡系寻找朱铁匠和金龙复仇。

这次老天魁听说是朱铁匠亲自跟他叔伯兄弟去东荒买粮，他率领全家出动，在半路堵截朱铁匠，要把他置于死地。今天亲眼看到三个孙子那种凶猛地追击爬犁的阵势，让他觉得这三个孙子，是他的希望。那是土匪的嗜杀嗜夺的强暴性情的遗传，他抖着双肩说：青狼啊，你小子行啊，是我们张家的种。你妈没白把你生在草棵子里，你爹没白给你报号叫青狼。说着他停下来，还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有些失望地说：可惜呀，咱们想要拦劫的是朱铁匠，劫了别人没大意思，对仇家动手就得摸准点子，不能总跑偏道，要是平白无故见人就动手，刀刀见血，这大荒片上的仇人就更多啦！那样，咱们的脑袋可就掉得快呀，再说和冯家……

青狼看着老天魁黑色的脸罩说：爷爷，按你的意思，这回放了他们？

青狼的话音刚落，一个骑红马的人从后面转过来，这是个圆脸细眉胖和尚脸的中年汉子，他是高秀昌，策马来到老天魁面前说：老当家的，现在放不放没什么用了，他们……他们六个人已经死了三个了，到这个地步，放了也是怨恨。

老天魁在马上沉默了一刹那说：你的意思……

高秀昌狡诈地一笑说：老当家的，那三个也活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是这会儿放了，人家也不会说你是好人。天邦也过来说：老爷子，他们也把咱们的人打死打伤好几个呢，你不是说过吗，心要软了就不能在江

湖上混哪？

老天魁勒马站在那里无语，他不知该怎么办好。

天邦勒马来到六个人面前，这六个人全是从侧翻的爬犁摔到雪地上的。有三个已经直挺挺地躺在雪地上硬尸了。活着的那三个，其中一个中年人抬起那张满是血迹的脸，浓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他毫不畏惧地大声地说：你们积点德吧，我们这是去依安买回的救命粮，全屯子一百多口子人就等这十几石粮活命啊！

天邦被他说得大笑不止：哈哈……都怪你昨晚没做好梦啊。

骑红马的高秀昌笑着说：当家的，其实咱们用不着管他们了，省几颗子弹吧，这大荒上他们是死是活，就凭他们的运气啦。

这个高秀昌在老天魁辘子里站脚还不到半年。那是去年的晚秋时节，老天魁带着他的辘子在小蒿子绑票得手后，往林甸这边来的路上，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中等个头，胖胖的身材，浑身伤痕。在这前后左右荒无人迹的野地里出现这么一个人，让老天魁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就下马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

被劫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谁劫的？老天魁很纳闷儿。

我哪知道他们是谁。他很痛苦地说。

什么东西被劫了？老天魁刨根问底。

值钱的。他说。

走了多远？老天魁看着他说。

一颗烟的工夫。

朝哪个方向去的？

东北。

老天魁想，值钱的东西，不能让别人得到，二话没说策马向东北追去。

一顿饭工夫，老天魁带着人马回来了，勒马站在他的面前把东西往他面前一放问：这都是你的？

是。

你是干什么的？老天魁对他产生了想法。

做买卖。他很平淡地回答。

老天魁截回的马车上，装有几匹布、五十根金条、八支快枪。老

天魁疑惑地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我叫高秀昌，从省城来。他看着老天魁回答。

老天魁问：往哪里去？

他说：去林甸做买卖。

当时青狼要把他一杀了事，天魁摇头没同意，他想弄清这个人的底细，然后再定夺如何处置。

那天老天魁把他带到黑岗子，让他在那里养伤，一个月后他的伤痊愈，老天魁问他：你还去林甸吗？

他看着老天魁说：不去了。

天魁冷眼看着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高秀昌很痛快地说：跟你干。

老天魁很惊讶地问：你家都有什么人？

高秀昌笑着说：就我一个人。

好吧。老匪没再追问，就收留了他，在老窑洞里插了香头子入了伙。从此，老天魁身边有了这个叫高秀昌的人。这个人精明强干，懂天文地理，什么事都有心计，在他的几次鼓动下，促使老天魁野心膨胀，吞并了好几个小辮子，现在决定逐步把荒原上的那几个大辮子也都吞并，做到他在这个大荒片上能一手遮天。老天魁和天邦，还有红狼、黑狼看他的招数对辮子很有利，就很信赖他，很多事都愿意听他的。可是青狼就对他不服气，觉得这个辮子不能让外人说了算。有一天，青狼偷偷地把他叫到野外，两个人什么也没说就动手了，三个回合，青狼被高秀昌一拳打得摔倒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青狼还是不服气，两人然后比枪，高秀昌用匣枪打天上飞的麻雀，枪枪不空，青狼不行，他打固定的东西，百步精准，但像高秀昌那么打飞鸟还是不行，于是他败在高秀昌的手下，也就默认了。从此，高秀昌在这帮匪徒中很有地位，老天魁一家的老少爷们都听他的话。

就在他们为这几个人争执时，人群外的小匪指着东北方大喊：不好，那边涨水啦！群匪都朝东北望去，只见有一彪人马从他们的来路上如同从天而降，腾起一片雪雾直冲过来，显得声势浩大，一时间很难分辨出有多少人马。这边一共有五六十个匪徒，他们害怕一旦遇上县里出来的驻防军，那就难以预料了。所以一个个心惊胆战地望着老天魁。没等老天魁开口，高秀昌大喊了一声说：老当家，来的不是道上的